

区域动态（撒哈拉以南非洲）

目录

专题聚焦	2
非洲高等教育合作伙伴关系（PHEA）的十年归去来.....	2
美非新闻	12
加纳	12
埃塞俄比亚	12
南非	13
综合	13

专题聚焦

非洲高等教育合作伙伴关系 (PHEA) 的十年归去来

非洲高等教育合作伙伴关系 (Partnership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PHEA) 诞生于 2000 年, 是一个由 7 家美国基金会组建的对非高等教育援助组织。十年间, 这个组织为非洲高等教育援助了 4.5 亿美元, 重点投资了 9 个非洲国家 (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马达加斯加和埃及) 的高校。然而, 2010 年, 非洲高等教育合作伙伴秘书处关闭, 这个兼顾 5 个时区、9 个国家和 7 个基金会的组织正式落下帷幕。那么, 它何以在本世纪之初成立, 此后又有着怎样的发展策略呢? 在存续期间, 它为非洲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又因何难以维持下去呢? 这个组织的十年成就与最终式微又能为当前基金会参与非洲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一、非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 PHEA 的创建

非洲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悠久, 而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则是殖民时期的产物。受政府、社会、捐助机构、意识形态和经济化以及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 现代高等教育在非洲的发展几经波折。直至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 大学和高等教育之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愈加凸显, 非洲的现代高等教育又百废俱兴之时, 7 所美国基金会共同成立了 PHEA, 致力于提高非洲大学的高等教育能力。

尽管非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殖民的产物, 但研究表明, 非洲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事实上,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 非洲便存在各级教育, 其高等教育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 331 年至 642 年之间的亚历山大学院。此外, 历史上, 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廷巴克图等地都有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1885 年, 柏林会议瓜分非洲之后, 非洲大陆处于欧洲殖民霸权的控制下, 列强介入了非洲的现代化进程, 其中尤以英国和法国对非洲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深远。尽管一战前非洲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集中在北非国家和南非, 但是战后在宗主国的扶持下, 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立起自己的高校, 如乌干达的麦克雷雷大学 (1922 年)、肯尼亚的埃格顿大学 (1939 年)、加纳的加纳大学 (1948 年)、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 (1948 年)、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1950 年)、津巴布韦的津巴布韦大学 (1952 年) 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1961 年) 等。而自 20 世纪下半期非洲国家独立浪潮以来, 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都有所增加, 至 2009 年, 据世界银行统计, 非洲有 250 多所公立高校和 420 多所私立高校。

在非洲, 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主要受到政府、社会、国际捐助者和金融机构、意识形态、市场力量和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 而美国基金会与非洲高等教育的互动自 20 世纪初便嵌入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开始资助非洲教育工作者, 1923 年至 1941 年间, 卡内基基金会在大英帝国的统治区 (包括南非联邦和其他英国殖民地) 也投入了资源。

二战结束后，非洲国家致力于提升国家威望，培养符合本国发展需求的高技能劳动力和国家精英，因此大力开展专业研究，设置艺术和社科类研究课程，此时两家基金会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向非洲大学提供着稳定的资助。此后 20 年，当时国际普遍认为基础教育投资的回报率高于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发展中国家政府也不愿将稀缺资源用于高等教育，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也支持这一理念，因此包括美国基金会在内的国际基金会和资助机构几乎都撤出了非洲高等教育领域，“钟摆从大学转向农村发展、非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将最贫困的人作为首要帮扶对象”。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社会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有了新的认识，逐渐开始提倡全面教育，与此同时，非洲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结构正在经历显著变化，非洲高校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也在持续演变，大学逐渐被视为非洲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

然而此时，非洲社会面临着许多挑战，政府和大学几乎同时经历着转型需求——这种情况引发了双方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大学的财政预算被严重削减，许多关键项目和服务也被迫取消。除此之外，非洲高等教育还面临着重重困境：各国大学数量较少，各级入学率较低；教师老龄化严重，高等教育行业缺乏吸引年轻人员的激励措施；非洲与西方世界的知识差距不断扩大；持续的人才外流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失去了大量高等教育人才和技术人员。与其他地区相比，非洲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十分有限。以 1989 年为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每 10 万人中只有 162 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亚洲，每 10 万人中则有 645 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这一数据在拉丁美洲达到了 1659。

部分关注高等教育的美国基金会领导人意识到高校之于非洲大陆的战略意义，以及与非洲未来的领导人和企业家建立长久联系的重要性，PHEA 便就此应运而生。2000 年，在卡内基基金会主席瓦坦·格雷戈里恩 (Vartan Gregorian) 的推动下，卡内基公司、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联合发起了一个“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造福于非洲人民和境外人民”的非洲大学和高等教育建设组织 PHEA，该组织致力于协调多方基金会共同促进非洲的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齐头并进。与此同时，基金会能够通过合作提高自身在非洲的声誉和影响力。后来，于 2005 年受邀加入的休利特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以及于 2007 年受邀加入的克雷斯吉基金会也都遵循了这一共同愿景。

二、 PHEA 的援助特点

在 PHEA 整合七大基金会对非高等教育援助兴趣的同时，每个基金会都延续了自身的优先事项和援助战略。这一合作伙伴关系集中体现了以下两个特点。

1. 根据语言习惯选择援助的国家

受援国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是美国基金会是否提供援助的重要标准。虽然非洲法语国家比英语国家、葡语国家和阿拉伯语国家多，但美国基金会的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英语国家。研究进一步发现，美国基金会采用了地缘政治投资战略，并沿前殖民地版图最大化其投

资，特别是前英国殖民地。在所有非洲国家中，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三国获得了美国基金会拨款总额的 50%。

具体到 PHEA 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间对非洲高等教育的资助，其资金主要分配给现英联邦国家或前英联邦国家中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大学、研究中心和学术网络。其中，PHEA 捐款的 68% 直接针对 9 个国家（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马达加斯加和埃及），总计 2.977 亿美元和 899 项赠款。南非以 1.238 亿美元和 455 笔赠款成为最受 PHEA 关注的国家，其次是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在阿拉伯国家中，埃及能够成为重点资助国家，主要是由于福特基金会在埃及设有办事处以及开罗美国大学的存在。而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莫桑比克能受到重点关注，也是因为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 PHEA 成立前便在当地开展工作。PHEA 对马达加斯加的重点关注则是出于麦克·阿瑟基金会对于“人权”领域（根据该基金会在马达加斯加的资助项目，该处的“人权”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权利）的浓厚兴趣。

通过支持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高等教育机构，美国基金会以他们所习惯的主流语言、文化和传统同非洲大陆未来的领导人和企业家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可以说，美国基金会通过英语与非洲精英维持了长久联系，从而确保基金会在英语国家的投资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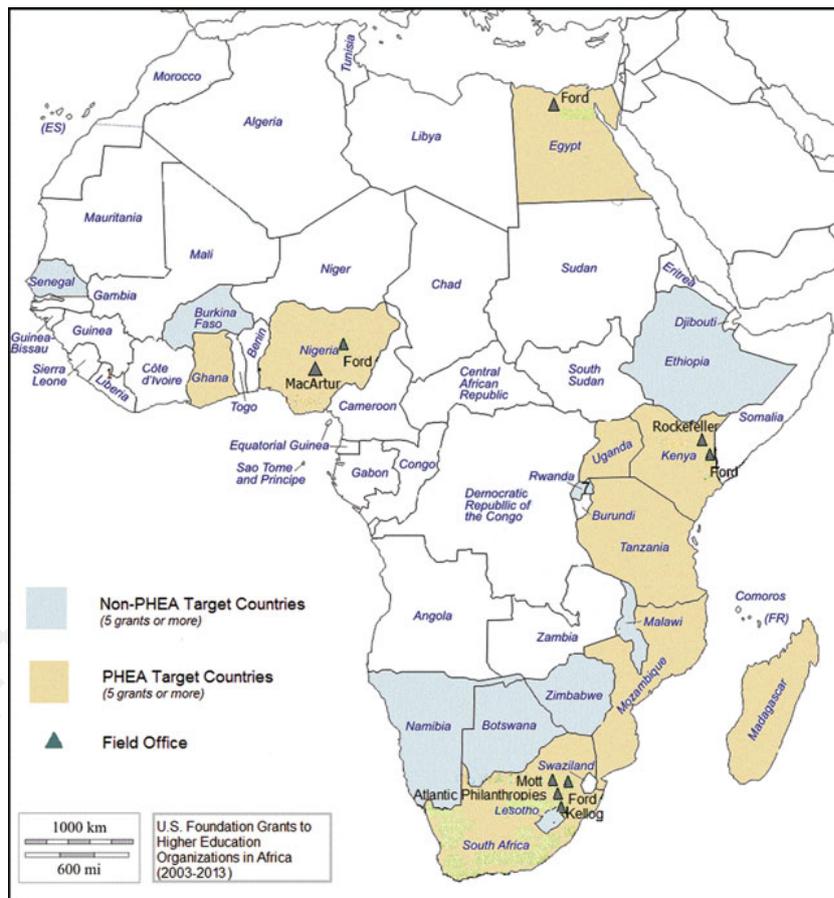


图 1 美国各类基金会 2003-2013 年在非洲高等教育发展领域重点关注的国家

注：黄色区域为 PHEA 成员基金会重点关注的非洲国家；

蓝色区域为非 PHEA 的美国基金会重点关注的非洲国家；

三角形为 PHEA 成员基金会办公室或分处地点

图片来源: Jaumont, Fabrice. Unequal partners: American foundations and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2. 各个基金会的资助重点不同

虽然 PHEA 联合了 7 家基金会，但是在伙伴关系之下，大多数时间各基金会延续自身的资助传统，其资助额度和资助对象各有侧重。卡内基基金会主要关注大学的振兴、转型以及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著名的“带宽联盟”倡议（Bandwidth Consortium Initiative）便是由该基金会发起，它资助了包括埃及、坦桑尼亚、乌干达、南非、马拉维等国的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福特基金会对非高等教育的投资重点在人才培养和政策规划，它曾通过区域办事处发起了非洲高等教育倡议（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itiative），并向南非、埃及、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高校提供了资助。休利特基金会则专注于从人口、全球发展等方面资助非洲的高等教育，它资助的国家包括南非、加纳、埃及、毛里求斯、肯尼亚等。麦克·阿瑟基金会重点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人权以及人口和生殖健康等，它向尼日利亚的 4 所大学以及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大学提供了重点援助。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非洲高等教育领域的投资重点是高校在农业、卫生和经济方面的研究能力，麦克雷雷大学是其资助的主要对象。梅隆基金会致力于南非高校和南非学者的发展，其资助领域包括学术研究项目、研究生培训、师资培训和档案馆建设。克雷斯吉基金会致力于通过赠款资助当地高校开发基础设施，以及帮助受助高校改善战略规划和筹款，它的主要资助国家也是南非。

总的来说，基金会的资助重点往往与该机构的援助兴趣以及对非高等教育援助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表 1 为 PHEA 成员基金会的信息表，可供读者参考。

	福特	休利特	麦克·阿瑟	梅隆	洛克菲勒	卡内基	克雷斯吉
总资产 (十亿美元)	10.5	7.38	5.67	5.46	3.59	3.1	2.5
资产规模 排名	2	5	9	11	15	16	20
核准基金 总额	525.9	207.1	243.77	222.2	141	158	96.7
基金项目 数量	1487	526	455	463	382	481	210
对非基金 额度排名	6	8	9	11	2	15	4

对非基金项目数量排名	1	21	13	14	5	29	17
关注非洲高等教育的时间	自 19 世纪 50 年代起	自 19 世纪 70 年代起	自 19 世纪 80 年代起	自 19 世纪 90 年代起	自 1913 年起	自 19 世纪 90 年代起	自 1927 年起
除高等教育外关注的其他非洲领域	社区经济 民主 权利 公正 教育 创新 言论自由 生殖健康	发展 人口政策 信息公开 教育 智库 生殖健康	人权 国际公平 正义 人口 生殖健康	南非政策 环境 人文和艺术	农业 气候、环境 与社会责任 公共卫生 评估实践	南非政策	图书馆
在美国及其他各地关注的非洲高等教育领域	高等教育 能力建设	开源教育 资源	俄罗斯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奖学金； 知识科技； 人文和社会 科学学科； 伙伴关系	慈善； 贫穷； 环境； 城市创新 政府 交通 健康 艺术	高等教育 生产力； 制度支持； 入学渠道	欧亚高等教育； 美国城市与高等教育
注：资产规模排名为美国境内基金会资产规模排名							

表 1 PHEA 基金会成员信息表

表格来源：Jaumont, Fabrice. Unequal partners: American foundations and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三、 PHEA 的援助成效及不足

1. PHEA 的援助成效：报告之内与报告之外

2000-2010 年间，PHEA 向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马达加斯加和埃及等 9 个非洲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 4.4 亿美元的资金。2010 年，在这一合作伙伴关系宣告结束之际，PHEA 发布了一份对非洲高等教育投资的十年回顾。在这篇总结性报告中，PHEA 列举了其成就，包括：以“带宽联盟”为代表的非洲高等教育发展项目；提升大学信息管理网络的能力；运用科技改善教学质量；促进入学和毕业的性别平等进程；改善边缘化群体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加强实体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政策研究和宣传的能力；建立新的和更有效的战略规划和财务管理系统；通过建立高等教育研究和倡导网络（HERANA）和《大学新闻》支持政策改革；图书馆建设；助力培养下一代非洲学者。

其中，“带宽联盟”通常被视为 PHEA 的标志性倡议及成果。该倡议旨在以可承受的价格向非洲大学提供互联网带宽，鉴于行动的复杂性和规模的庞大，单个基金会即便拥有充足的资金，也无法单独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在 PHEA 成员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几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大学组成了一个财团，共同出资将带宽增加了六倍，并以较低的价格共享互联网容量，“实现迈向网络平等的重要第一步”。在此之前，一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学可用的总带宽仅为每月 12000 kbps，而这无法满足教职员和学生访问互联网和做研究的需求。在实现该协议后，带宽联盟的几所大学每月能够共享 93000 kbps 的互联网带宽。不仅互联网容量得到拓展，其价格也较为优惠。当时大多数非洲大学平均每月每 1 kbps 需要支付 7.3 美元，而带宽联盟的大学平均则只需要为每月每 kbps 支付 2.33 美元。以伊巴丹大学为例，它的校园系统从仅有 25 个互联网拨号链路发展到 1000 台使用有线和无线技术的联网计算机，其中“带宽联盟”功不可没。可见，“带宽联盟”不仅以更便宜的价格为大学提供了更多带宽，而且还影响了市场定价，这些因素均有利于刺激大学增加硬件采买，也有利于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在教学和研究中的使用。

在陈述性报告之外，不少受资助高校的非洲学者对基金会的援助也给出了较为积极的反馈。首先，基金会提供的资金是一笔可贵的经费。尼日利亚巴耶罗大学教员穆罕默德·Y·贝洛 (Muhammad Y. Bello) 认为，“基金会的赠款反映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一理念，这笔钱为我们的很多事项提供了启动资金。此外，它还教会我们有时可以将这笔资金作为杠杆，依靠经验从其他地方筹集更多资金”。其次，基金会的支持能够促进性别平等、学科发展和学校建设。加纳温尼巴教育大学性别主流化理事会主任威廉米娜·泰特·门萨 (Wilhelmina Tete Mensah) 对卡内基为非洲大学的性别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表示感谢，因为这一举措帮助性别领域成为一个合法的研究领域。麦克雷雷大学农业研究系教授莫妮卡·卡茹汉噶·贝蕾豪 (Monica Karuhanga Berehao) 认为，卡内基公司对本校的资助有助于吸引其他资助者支持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此外，基金会的支持有助于提高学校的高等教育能力。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语言学和非洲语言系教授弗兰西斯·埃格博克汉勒 (Francis Egbokhare) 盛赞麦克·阿瑟基金会对于远程学习的资助，“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金助力了一件伟大的事情。2002 年的拨款帮助学校打造了远程学习中心。现在，远程学习中心已经成为学校的旗舰品牌之一”。

总的来看，PHEA 在提升项目所在学校的高等教育能力上具有一定作用，能够通过资金支持高校的优先发展事项，如通过“带宽联盟”倡议支持大学解决急需的通信基础设施需求。不少非洲学者也对 PHEA 的资助给予了正面反馈。然而，需要思考的是，项目的实际效果，是否如报告中描述的那样积极呢？

2. PHEA 的不足之处：来自非洲的评价

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非裔学者范利·迟腾·孔特 (Felly Chiteng Kot) 在一项对比坦桑尼亚和刚果(金)的国际高等教育伙伴关系的研究中曾指出，“有关非洲与国际高等教育伙伴

关系的实证研究很少，大部分关于在非高等教育伙伴关系的文献仅局限于全球北方的基金组织，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英联邦大学协会等委托撰写的描述性报告”。在 PHEA 的援助成效方面，虽然现有数据大多来自原 PHEA 成员基金会的项目报告，但《不平等的伙伴：美国基金会与非洲高等教育发展》(Unequal partners: American foundations and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Africa) 一书中，收录了少量受援大学的非洲学者以及项目执行官的反思。

首先，PHEA 缺乏与政府机构的互动，而这往往折损了援助的效果，在 2010 年 6 月的一次采访中，南非开普敦大学一位副校长直言，基金会在指出了（高校能力建设中的）问题并且集思广智后，无法再做任何贡献。因为这些事务的推进需要高校和相关政府参与其中，而这才是目前（高校能力建设）长期存在的挑战。一位 PHEA 项目执行官也直言，“基本上这 7 个基金会几乎不与政府互动，我们是私人资助者，会向从事政策工作的人员提供资助，但我们不会直接参与其中，很少与国家或地方政府互动”。

其次，基金会成员没有充分关注对非高等教育援助过程中的各个参与方。正如乌干达克雷雷大学教员凯瑟琳·恩古吉 (Catherine Ngugi) 所建议的那样，“基金会很少在实物捐助做出贡献。如果基金会真的想兑现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承诺，他们应该了解同一领域的其他人正在做什么”。

第三，项目缺乏配套的落地设施和推广计划。南非一家教育评估机构 Neil Butcher and Associates 测评了高等教育伙伴关系-教育技术倡议(PHEA-ETI)的效果。该技术倡议于 2008 年在乌干达、坦桑尼亚、尼日利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和加纳六国的 7 所高校中实行，旨在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开发高校学习管理系统，提升网络教学能力。然而，评估结果显示：缺乏维护网络教学系统的技术人员；缺乏制度化的措施来激励学术人员使用教育技术开展教学；缺乏部署技术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带宽不足和经常断电扰乱系统开发工作。

综上所述，通过非洲学者和项目执行官对 PHEA 项目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评价，可以发现，在溢美之词之外，实际运行过程中 PHEA 不乏问题——与当地政府机构的联系较少，对同领域的各方参与者关注不够充分，对项目落地的规划不足等都是影响项目实际效果的原因。除上述不足外，PHEA 可能还有其他值得改进之处，而这便需要今后通过实证研究来评估其实施效果。

四、 PHEA 的解体及对非高等教育援助的启示

2010 年，PHEA 在各成员基金会领导层的更迭中解体。十年间，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主席都发生了变化，“领导层的变革是 PHEA 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每一任基金会主席都会重新审视 PHEA 的运作，并留下自己的痕迹，而这使得 PHEA 的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基金会主席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这是他们唯一一次集体关注 PHEA”福特基金会埃及办事处前项目官员对此评论道。除了主席自身的意愿，基金会各自工作的特性也使得项目效率低下，行动难以为继——“工作人员能够互相讨论想法，但无法拍板决定，他们需要确保所在基金会的主席对目前的决定满意。任何与联动基金会成员有关的项目都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形”。因此，各成员基金会主席最终决定关闭 PHEA 秘书处，2010 年 1 月，该合作伙伴关系正式宣告结束。理论上，PHEA 的既定工作将在基金会之间继续进行，然而，由于缺乏协调机构且新的优先事项不断出现，在合作伙伴关系结束后，原有项目的可持续性遭到破坏，基金会与当地合作伙伴的印象也遭到破坏，其影响在短期内难以衡量。

因此，基于 PHEA 遭遇的困境、教训以及项目开展中的不足之处，在非洲开展高等援助的基金会或许可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基金会领导层的愿景要与基金会本身的核心愿景保持一致。PHEA 由基金会主席个人的援助兴趣发起，却也由主席的更迭而解体。在基金会中，主席拥有相对权力，主席对某一个项目的支持能够在基金会内部得到重视，从而在资源协调和项目推进中获得无形的助力。其次，要建立明确的集中决策和权力下放机制。对于 PHEA 而言，特别是四个初创成员，各个基金会主席意见不一，权力赋予的标准也不相同，导致各项目主管的决策效率不同，共同行动时各基金会互相掣肘。因此，尤其是对于有着多元成员的基金会，建立一个协调各方的秘书处进行集中决策有利于促进多方高效合作。第三，要关注当地顾问和基层受众的意见。PHEA 在确定和解决优先事项中听取了非洲几所大学的副校长的意见和建议，然而，教育研究者法布里斯·乔蒙特 (Fabrice Jaumont) 指出，PHEA 应该将教师、研究人员甚至学生纳入决策制定过程中，以期带来更积极的效果。因此，基金会在开展对非高等教育援助中，应关注教育事业参与主体 (政府、高校、研究人员和学生等) 的不同诉求，以完善项目落地计划。

如今，虽然 PHEA 作为一个整体退出了非洲高校的建设，但它的很多做法已经成为其他基金会效仿的榜样。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援助方，如国际发展机构、欧洲基金会、泛非发基金和其他美国基金会都对 PHEA 的工作表示赞赏。但是，以 PHEA 项目为代表的效果和影响力不能仅靠基金会的评估报告一概而论，对于他们的实际效果仍然需要更具针对性的实证研究来回答。

资料来源

1. Ajayi, J., Lameck, K., Goma, G., & Johnson, A. (1996). *The African Experience with Higher Education*, Accra: The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Woldegiorgis, Emnet Tadesse, and Martin Doevenspeck. "The Changing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A Historical Reflection."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3.6 (2013): 35-45.
2. Assie-Lumumba, N'dri T. 2006.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Crises, reforms and transform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Dakar: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3. Bandwidth Task Force Secretariat. (2003). *Securing the linchpin: More bandwidth at lower cost: An investigation for the Partnership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Compiled by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Dar es Salaam, Tanzania.
4. Coleman, James S., and David Court. 1993. *University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experience*. Oxford: Pergamon.
5. Gray, George W. 1941. *Education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 1923-1938*.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6. Hoosen, Sarah, and Neil Butcher. "ICT Development at African Universiti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HE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itiative." *Proceedings of e/merge* (2012).
7. Jaumont, Fabrice, and Teboho Moja. "Collaboration in development between US foundations and African universities." (2019).
8. Jaumont, Fabrice. 2016. *Dynamics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U.S. foundations and African universities*. In *Facilitating higher education growth through fundraising and philanthropy*, ed. H. Alphin, J. Lavine, S. Stark, and A. Hocker. Hershey: IGI Global.
9. Jaumont, Fabrice. *Unequal partners: American foundations and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10. Kot, Felly Chiteng.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artnerships: results of a survey of two sub-Saharan African universities."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20 (2014): 252-272.
11. MacArthur Foundation, "Madagascar", <https://www.macfound.org/search/?q=Madagascar>, Accessed on July 22, 2023
12. Partnership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PHEA). (2005). *African universities: Stories of change*. New York, NY: Author.

13. USAID.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or transformative change for USAID. <https://www.aplu.org/wp-content/uploads/african-higher-education-opportunities-for-transformative-change-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pdf>. Accessed on July 20, 2023
14. Woldegiorgis, Emnet Tadesse, and Martin Doevenspeck. "The Changing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A Historical Reflection".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3.6 (2013): 35-45.
15. World Bank. *Accelerating catch-up: Tertiary education for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World Bank, 2008.
16. Zeleza, Paul Tiyambe, and Adebayo Olukoshi. 2004. *African universitie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vol. 2. Dakar: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17. Other information quoted from *UNEQUAL PARTNERS: AMERICAN FOUNDATIONS AND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AFRICA*
 - (1)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Dr. Wilhelmina Tete Mensah, director, Gender Mainstreaming Directorate at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inneba, Ghana (circa 2010). Megan Lindow personal archives.
 - (2)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Dr. Monica Karuhanga Berehao.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 Innovations Studies, Makerere University. (circa 2010). Megan Lindow personal archives.
 - (3)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Dr. Francis Egbokhare,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Africa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Ibadan, Nigeria. (circa 2010) Megan Lindow personal archives.
 - (4) Transcript of June 2010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vice-chancellor,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South Africa. Megan Lindow personal archives.
 - (5) Transcript of June 2010 interview with Catherine Ngugi, faculty member at Makerere University in Uganda. Megan Lindow personal archives.
 - (6) Transcript of June 2010 interview with Muhammad Y. Bello, faculty member at Bayero University in Nigeria. Megan Lindow personal archives.
 - (7) July 8, 2011 interview with Suzanne Grant Lewis, coordinator, PHEA.
 - (8) July 12, 2011 interview with Raoul Davion, program officer at the MacArthur Foundation, Chicago.
 - (9) August 16, 2011 phone interview with Dina El'Khawaga, former program officer for the Ford Foundation's office in Egypt.

美非新闻

加纳

第二届美国-加纳商业峰会暨博览会拟于今年 9 月举行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下的经济形势，加纳正在寻求可靠的商贸合作伙伴，值此之际，费城美国加纳商会发起了第二届美国-加纳商业峰会暨博览会。该商业峰会定于 9 月 12 日（周二）至 9 月 17 日（周日）在美国费城举行。

美国-加纳商会主席弗洛伦斯·托森·哈特（Florence Torson Hart）称，商业峰会期间，将同兰卡斯特（Lancaster）商会进行私人会谈，并将举办公司投资推介会、文化日和大型连锁超市 Shoprite 的加纳商店揭幕式。托森哈特还表示，去年加纳出口促进局（GEPA）的赞助帮助 Shoprite 在美国新增了 15 家分店，今年，她正在与加纳出口促进局进一步洽谈相关事宜。此外，她还表示，目前正在推进一些商业交易，为美国和加纳双方公司扩大业务范围。

加纳本土媒体 Graphic Online 称，随着加纳成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协议，恢复自身的信誉，此次商业峰会将为加纳商贸机构与美国同行开启合作新篇章提供特色平台。

——编译自 7 月 16 日 *Business Ghana*

埃塞俄比亚

美国放弃指控埃塞俄比亚政府严重侵犯人权，意图回暖双边关系

6 月，美国财政部称，“经国务院评估，埃塞俄比亚政府目前不再出现严重侵犯人权的活动”。《非洲商业》认为，这一举措为美国解除对埃塞俄比亚两年多的经济制裁铺平了道路。此外，《非洲商业》还推断，美国放弃对埃塞俄比亚政府侵犯人权的指控后，或将给予埃塞俄比亚更多人道主义援助。此外，此举可能有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官员为埃塞俄比亚提供支持，帮助埃塞俄比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债务重组协议。

据悉，2021 年 5 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对“负责或参与破坏提格雷危机解决方案”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同年 8 月，美国财政部开始制裁“对侵犯人权和腐败负有责任”的高级军官。2022 年 1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埃塞俄比亚从《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中除名，该决定对埃塞俄比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影响。过去，埃塞俄比亚通过该法案为国人创造了 10 万就业，每年创收约 1 亿美元，然而，经济制裁使埃塞俄比亚经济遭受打击。

6 月底，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宣布，该国已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BRICKS）合作机制。目前，该机制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国际社会通常将其视为西方经济霸权的挑战者。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口第二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

一。该国政府目前正在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对钢铁行业放松管制，这可能会促进该国经济更快增长。此外，由于靠近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预计埃塞俄比亚的申请结果将在 8 月 22 日至 24 日的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峰会后揭晓。

《非洲商业》对此评论，“随着埃塞俄比亚越来越卷入（大国）在非影响力的外交斗争，其加入金砖国家之举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

——编译自 7 月 17 日 *African Business*

南非

美俄外交压力，南非经济岌岌可危

据报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Ramaphosa）最近一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黑海谷物交易进行谈判，以期达到互利。尽管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最终同意乌克兰继续从其南部港口运送粮食。除此之外，随着金砖国家峰会的临近，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南非如何处理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的逮捕令。《莫斯科时报》在头版刊登了普京总统公开宣布访问南非的消息。而俄罗斯副总统保罗·马沙蒂莱（Paul Mashatile）则表示，他们正试图说服普京不要赴南非参加峰会。

另一方面，南非代表团于 7 月中上旬访问了美国，试图就《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重新谈判。南非大学国际法名誉教授安德列·托马斯豪森（Andre Thomashuasen）认为，该法案对南非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南非在没有找到新市场前失去此项优惠待遇，那这对南非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由于南非拒绝谴责俄乌冲突之中的俄罗斯，南非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正受到威胁。

——编译自 7 月 17 日 *Cape Talk*

综合

美非商业峰会召开，非洲代表呼吁尽快延长《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7 月中旬，1300 多名代表参加了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举行的美非商业峰会。会议重点为制定促进美非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非洲领导人、企业高管和其他多数与会者均呼吁延长即将于 2025 年到期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GOA）。该法案为符合条件的非洲国家出口产品至美国提供了免税等优惠待遇，拉动了非洲国家的就业，因此出席峰会的非洲代表希望能够尽快与美国续签。博茨瓦纳总统莫科维奇·马西西（Mokgweetsi Masisi）向与会代表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真诚地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延续将于 2025 年到期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这与美非领导人峰会传达的精神一致。”莱索托贸易部长莫赫蒂·谢利勒（Mokhetli Shelile）则建议，不要对法案进行全面修改，因为可能会拖延法案的延长及更新议程。此外，非洲代表们还呼吁简化法案的规则和程序，促进更多非洲国家从中受益。

然而，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能从《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中受益。埃塞俄比亚、马里和几内亚因政治原因被禁止准入；南非目前因涉嫌向俄罗斯出售武器而受到资格审查。

组织美非商业峰会的非洲企业理事会（Corporate Council on Africa）首席执行官兼主席弗洛里·利瑟（Florie Liser）认为，“非洲自贸区正促进非洲大陆走向经济和商业一体化，这将刺激建立区域和大陆价值链，提高关键部门的附加值”，因此有必要根据新成立的非洲自贸区来审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此外，大西洋理事会非洲中心在会上发布了报告《美非贸易和投资未来》，其中分析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的未来。

——编译自 7 月 19 日 *Post Nigeria*

编译：阎自仪

审核：撒哈拉以南非洲组